

白族“洱水之神”段赤城庙宇的人类学考察

杨德爱 杨跃雄

摘要：大理白族水神信仰体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嬗变。随着不同宗教的融合，明清之际，龙王头衔被移用到白族英雄段赤城的身上，段赤城因此成为兼具各种宗教信仰元素的龙王、龙神、本主和水神，其最突出的身份是大理白族本土的水神——“洱水之神”。本文在对大理洱海流域塑有段赤城神像且一直都有明确祭祀活动的11处庙宇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形成此考察报告，介绍这些庙宇的概况、部分传说等，呈现“洱水之神”在洱海流域的概貌。

关键词：洱海流域；“洱水之神”；段赤城；庙宇

DOI:10.19683/j.cnki.mzlt.2019.03.016

大理洱海流域，水神信仰和概念的出现要远早于“龙王”，龙王只是水神佛教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龙王”在大理及中国的普遍出现要得益于本土宗教和区域信仰的融合。如在道教经典中，涉及龙王信仰的文字不仅出现得较晚，而且也多来源于佛教典籍。明清之际，龙王信仰已经在中国大地定型，少有变化，龙王已然成为法力巨大、普救人间的重要神灵^①。随着不同宗教的融合，龙王头衔被移用到白族英雄段赤城的身上，段赤城因此成为兼具各种宗教信仰元素的本主、龙王、龙神和水神。

如今还供奉段赤城的村寨主要分布在洱海西岸及洱源地区，在这些村庄中作为龙王的段赤城有多种称呼，有洱海龙王、四海龙王、东海龙王及小黄龙王等，所讲故事虽有些许差异，但都是同一所指。据田野调查所知，洱海流域有些村落也塑有不同形态的段赤城神像，但塑有段赤城神像并有明确祭祀活动的庙宇共有11处（见图1），本文仅集中探讨这11处庙宇。

一、下关宝林寺

宝林寺古称宝林香社，隐藏于苍山斜阳峰东麓的山谷中，四周青松环绕。该寺是羊皮村、大展屯、宝林村、荷花村的本主庙。羊皮村为白语叫法，今改名为“阳平村”；大展屯又分屯南、屯中、屯北、清平四村；荷花村分上下两村，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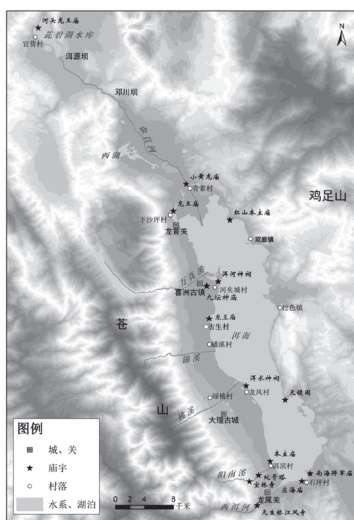


图1：洱海流域段赤城庙宇及部分水神庙分布图

此宝林寺实际上是八个自然村的本主庙。宝林寺正殿主要塑有三尊神像，为该村三位复式本主。正中塑的是“白难陀龙王”，据说白难陀龙王开渠引水，恩泽八村百姓，所以被供奉为本主，他同时也是南阳溪龙王；左边塑斩蟒英雄段赤城，其左边的侍者手捧剑盒，内置五把宝剑，这些剑正是段公斩蟒时所用（见图2）。所葬段赤城的蛇骨塔位于宝林寺佑下羊皮村，塔已于明永乐年间被山洪所毁，原址附近另有一座南诏古塔——佛图塔，后人常将此塔误认为是蛇骨塔^②。据说在蛇骨塔原址处曾有一块刻有“唐义士段赤城之墓”的墓碑，可惜已于1955年遗失。右边塑的是新王太子，他威严端坐，作拔剑状。新王太子名叫沈忠宓，是天宝战争时唐将李宓的二将，在和南诏军队作战过程中，阵亡于苍山马耳峰麓，被战后落籍下

苍山马耳峰麓，被战后落籍下

作者简介：杨德爱（1979—），女，云南大理人，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民族学硕士生导师（云南大理671003）；杨跃雄（1989—），男，云南大理人，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滇西常住外国人宗教活动状况调查与治理研究”（18AZJ008）、厦门大学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项目（2017GF001）。

①详细论述，参阅杨跃雄：《段赤城信仰与大理白族祖先崇拜的隐晦表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②李朝真、张锡禄：《大理古塔》，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图2：下关宝林寺段赤城像



图3：下关江风寺小黄龙像

关的唐朝将士奉为本主，并塑像于庙中供祀^①。与宝林村相隔不远的打渔村其本主便是新王太子，而新王太子也是湾桥镇湾桥村的复式本主之一，该村另一位本主是大黑天神。供奉本主的大殿两侧有两副对联，一书“开山引泉，八村受益，白那陀洪恩传万世；斩蟒除害，四处得安，段赤城义胆照千秋”；另一书“护国佑民施甘泉，滋润八村；侠风义胆除蟒害，恩泽四邑”。

二、天生桥江风寺

江风寺位于下关城西西洱河河谷深处，连通大理与滇西地区的大保（大理至保山）高速公路延西洱河向外蔓延，将江风寺与河谷北岸的山峰割裂开来，因而进入江风寺须过一座高桥。高桥入口有一花岗石制牌坊，上书“南天屏障”四个大字，充分体现出龙尾关作为大理南端隘口的重要性，自古天生桥也被称为“天生关”。天生桥实际上就是横架在西洱河上的一块巨石，石下有孔，西洱河水便流经此孔西去，江风寺便建在这天生桥之上。据说南诏时江风寺下便筑有城堡巩固“天生关”，该关还与阁罗凤（712—779年，南诏第五代君主）时期修建的龙尾城城墙相连。天生桥前有一座现代化的水闸，取代天生桥的泄水功能。江风寺前立有许多名人碑刻，其中一块刻有“汉诸葛武侯擒孟获处——赵洲杜武昌立”。明末大理明僧担当和尚曾于此留诗一首：“道人有志在青霄，未晓焚香上早朝。山到海边

不入海，掉回头去搭天桥。”

江风寺为下关打渔村管辖，该村本主为“新王太子”，在村中另建庙宇祭祀。西洱河曾经是洱海弓鱼最重要的产卵洄游地，打渔村以前便以捕鱼为生。寺前几块大理石碑上刻有《江风寺叙碑》，记载了多个有关江风寺的传说故事，如龙打洞、风关桥、四擒四纵孟获、狐僧大战、风伯雨师争高下、小黄龙为民除害等。据《江风寺叙碑》记载：“江风寺始建于唐（南诏时期），由民间集资建设，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江风寺正殿为风伯雨师殿，后建观音阁，旁建有魁阁、海珠楼等建筑，四周被龙尾城墙围住，既是人们祭祀风伯雨师的场所，也是古代守关兵士的驻地。”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为江风寺庙会，四月二十日为求雨庙会，八月十三日为黄龙会。其中“小黄龙为民除害”的故事便是“小黄龙大战大黑龙”的版本。江风寺大殿正中塑有“风伯雨师”像，二神并列而坐，坐西朝东，身穿铠甲，形态威严。左者为雨师右者为风伯，雨师右手握剑，风伯右手执风令。下关因终年风吹不止，故又称“风城”，而这些风便是由西洱河口吹入。坐虎执铜的武财神塑于大殿右侧。龙王段赤城则塑于左侧，他身着云浪纹黄底龙袍，左手叉腰，右手执枪，正襟危坐。由神像安放的位置可以看出，江风寺中的主神是“风伯雨师”，段赤城是配神（见图3）。

^①大关邑村党总支、村民委员会，姬山云、郑文进：《大关邑村志》，杨跃雄田野调查中在大关邑村收集的内部资料（2016年8月收集）。



图4：下关石坪村应海庙段赤城像



图5：下关洱滨村本主庙小黄龙庙

三、石坪村应海庙

应海庙位于石坪村西，团山山麓，洱海南岸，站在院内可仰观洱海碧波千里。龙王神像塑于大殿正中，他端坐龙椅，两边都有武将守卫，背后画有一幅“二龙夺日”图（见图4）。应海庙右厢房是石坪村祖祠，内供一牌位，上书“石坪村合村各姓门中宗祖宗亲等魂位”，牌位前点有两盏长明灯，并供有果酒糖茶。庙宇左侧有一院文昌宫与其连通。另外，石坪村中心有一座“南海将军庙”，虽然并非本主庙，但是其香火明显盛于应海庙，外人甚至认为“南海将军”才是该村本主。村民将应海庙称为龙王庙，庙内立有两石碑，一老一新，老者为《龙王碑铭》，置于大殿石梯右侧，为红砂岩石质，沉稳大气，字迹清晰。新者为《重修应海庙碑记》，立于2006年10月1日。据碑文介绍，应海庙始建于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年），即《龙王碑铭》刻立的年份，距今已有570多年。其间多有修缮，尤以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耗资甚富，但均属土木结构，不经久远。2006年，石坪村又集体出资70万元，拆除土木建筑，重建该庙。立于该庙内的《重修应海庙碑记》上写道：“于原址重建钢筋混凝土之辉煌庙宇，并于当年重塑庙祀神祇金身。本主为白族人民敬仰之英雄，南诏义士段公（讳）赤城。洱海沿岸多寨祀公为本主，石坪村亦列于其中也”^①。

四、洱滨村本主庙

洱滨村近阳南溪下游，南距下关城5公里，

古称“螺蛳村”。其本主庙位于村中心菜市场以东，老庙修建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后于1948年重新修缮，今庙则是在2000年所重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洱滨村本主称为“东海龙王”，其神像塑于大殿中央神坛之上，左右各塑一位部下，左为托剑武官，右为捧印文官。主神左边塑有小黄龙像，举剑作挥砍状，其样式神态与天生桥江风寺的小黄龙神像类似（见图5）。右边塑有三眼六臂、紫体獠牙的大黑天神。文武财神和执“恭喜发财”四字条幅的文官塑于大殿南墙，牛马二神和手执“六畜兴旺”四字条幅的猪神塑于大殿北墙。大殿两侧挂有一副对联，“兴云沛雨显威佈泽亿万载庙貌巍峨，尽心劳身疏榆治洱千百年神恩浩荡”。洱滨村这位“东海龙王”具体姓甚名谁，我们田野时询问庙中的老斋奶，她们已多有不知，但当地的老爷爷们却证实，中间者为四海龙王，居左者为黄龙神。

五、龙凤村洱水祠

龙凤村位于大理古城以东洱海之滨，供奉段赤城最重要的庙宇——“洱水神祠”，便坐落于该村。龙凤村白语称“都使盟”（Dvf sid mel），意为“东边海神居住之地”。洱水神祠为传统土木结构建筑，正殿坐西朝东，雕梁画栋，古朴雅致。大殿正中挂有两幅匾额，上者金底黑字，书“洱水祠”；下者朱底金字，书“玉洱民天”，苍劲有力。殿两侧挂有一副对联，上联书“妙感绿桃万古昭垂龙王庙”，下联书“义歼黑蟒千

^① 《重修应海庙碑记》，杨跃雄田野调查收集（2016年8月）。



图6：龙凤村洱水神祠

秋永传无字碑”。殿前走廊有一口“钵井”，井上盖有香台，该井如今还能使用（见图6）。大殿内共塑三尊神像，我们询问正在殿内点烛化表的老人，得知居中者正是“洱水之神”段赤城。段赤城危端坐龙椅，手持金笏，身披黄袍，背后有九龙缠绕。他鼻大眼圆，怒目前视，露出下方虎牙，一副严肃龙王像。其左右两护卫，一人拿弓，一人持印；大殿左边身披铠甲、手持长矛的是“龙王三太子”；右边头戴乌纱帽，着官服，托剑蓄须的老者是“五老爷”。殿内南侧供有三个牌位，中间大两边小，依次是“龙王三太子之位”“翊连闾闾乾坤裔慈圣帝洱海龙王大圣之位”和“本主五老爷之位”。由牌位可见，龙凤村的本主是“五老爷”，如今他们已成为该村的“复式本主”，而“五老爷”却似乎成了段赤城的配神。

“洱水神祠”右侧是财神殿，内塑骑虎举铜的武财神。据财神殿外墙镶嵌的《重修“洱水神祠”序》载，庙宇重修于1998年，右边有一排厢房，一楼是龙凤村“莲池会”和“老年协会”的休闲场地，二楼则基本被废弃，不过里面保留有一些古老碑刻。神祠前面以前是深水鱼塘，2000年以后，大理市施行“退塘还海”政策，鱼塘被挖毁填埋，现在在该处变成一个船港，停泊游艇和渔船。

六、古生村龙王庙

古生村坐落在湾桥镇，阳溪（也称“鸡鸣江”）入海口以南，是洱海流域比较典型的白族传统村落。古生村本主为托塔天王李靖，其庙称为“水晶宫”，又有一座三教合流的老旧庙宇和古戏台，古色古香。其龙王庙位于村东洱海边，坐西朝东，与周边的栈道和湿地公园合为一体，



图7：古生村龙王庙段赤城及鱼螺二神像

安静清秀。据老人们讲述，该村龙王庙始建于1996年，是一座土木结构的仿古建筑。庙内大堂中间塑洱海龙王，身穿盔甲，张口露牙，怒目直视。龙王身后有绿、蓝、红三个龙首伸出，其左右分别站立头顶鲤鱼和海螺的两护卫，左者握鱼叉，右者举圆锤，皆狰狞威严（见图7）。龙王庙南端塑张姑太婆，这是一位身着黄衣、慈祥端庄的女性神，其左站一位手持拂尘的仙女，右站一位手捧仙桃的仙子。龙王庙北端塑的是取经归来的唐僧四师徒，四人上飞下行，画面生动。

古生村靠海而居，临湖而渔，村西又有千亩良田，这些都需要龙王的佑护。龙王庙修建之前，村民若要求拜龙王，只能去邻村向阳溪村的龙王庙。该庙位于阳溪入海口以北，原是一座土木结构的小庙，后因年久残破于2014年重修，现为混凝土平房结构。庙内塑龙头人身的龙王和两位人像龙子，以及风伯雨师和两位巡海夜叉。向阳溪村龙王庙庙小院狭，又受本村莲池会管理，古生村居民每去敬祭，多觉不便，才下决心自发修建了自己村的龙王庙。据该村老人讲，庙内所塑龙王是洱海龙王小黄龙，与龙凤村和河矣城村的龙王是同一位。

此外，原本古生村龙王庙内只准备塑龙王一神，但有传说认为唐僧师徒取经和白族人放生的习俗与古生村有关，所以又塑上了唐僧师徒四人像。古生村龙王庙旁的立石背面对该故事介绍如下：相传，唐高僧玄奘师徒到西天取得真经返回东土大唐传佛经路上，在农历七月二十三这天，准备从古生村渡过洱海，不料船刚起航，海边棕树上一只乌鸦突然大叫，龙马受惊脚下一滑，唐僧师徒、白马和经书都纷纷落入水中。唐僧师徒



图8: 河矣城村“洱河神祠”内段赤城像

奋力挽救漂流的经书，由于水深浪急，有些经书已经下沉。下沉的经书有些被洱海中的鱼吞吃了，而沉底的经书被泥鳅发现，它们便齐心协力把经书由海底拱到海面，让唐僧师徒得以收回经书。后来，佛祖知道了这件事，为了惩恶扬善，就让佛家弟子在念经时不断敲打木鱼，让鱼把吞食的经书吐出来，以明因果报应之理。而为了表彰泥鳅抢救经书有功，让天下信众于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到洱海边放生泥鳅，以表我佛好生之德。于是，众信徒在古生海边修建了龙王庙作为放生活动场所，古生放生会就成了大理人民祭海祈福，珍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盛大节日。

七、河矣城村“洱河祠”

“洱河祠”在喜洲镇河矣城村中心，坐西朝东，大门正对一古戏台，中间为广场。洱河祠为一进两院式土木结构，较之龙凤村洱水祠，虽宽敞不足但精致有余。其大门上方悬挂有一大理石制匾额，中间写有“洱河祠”三个大字，上方从右至左横写“仙都河矣城”几个字，下方则从右至左竖写几列小字，“大殿高塑洱河灵帝，下首站列六部朝臣，鱼螺二神栩栩如生，大殿左塑子孙娘娘，大殿右塑九隆圣母。本洱河祠历史悠久，是绕三灵必经之地”。如匾所述，庙中所塑神祇可大体知晓（见图8）。大门有一副对联为“百二山河归掌握，万家灯火封神灵”。洱河祠除了是供奉龙王段赤城的庙宇外，还是白族“绕

三灵”活动中“仙都”之所在，其大门右侧便有一块由大理州非遗保护中心于2016年立的石头，上刻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族绕三灵”“仙都·洱河神祠”等字。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人将绕三灵的“仙都”误认为在金圭寺村，实际上河矣城村与金圭寺村南北相接，而所谓“仙都”实际上便是“洱河祠”。大门进去第一院为简易厨房、储物间和老人们的休憩场所。第二院是正院，而大殿内所塑之神便是之前匾额上提到的那些，只是其中鱼螺二神并非如古生村龙王庙内鱼首螺首的“水鬼”护卫样，而是手捧金鱼和大螺的文官。

大殿格子门上雕刻有“与蟒皆亡”“诏王祭奠”等图案。殿内墙壁上还彩绘有河矣城版的段赤城斩蟒故事。大殿外挂有一副对联，“舍身赴死除孽蟒神恩远传百里外，仗义成仁佑士民圣德长荫三村中”。左院墙上嵌有四块大理石石碑，分别为《再塑洱河灵帝神仪碑记》（2003年）、《重立“洱河祠”碑记》（2002年）、《“洱河祠”碑记》（1774年）和《重修“洱河祠”大殿捐资碑记》（2002年）。

八、喜洲镇九坛神庙

九坛神庙位于喜洲镇中心四方街以东，为该处各村之本主庙。据嵌于庙内的《九坛神祠重建碑》载，九坛神庙原称“九宫神坛”，南诏异牟寻嗣位于公元779年（唐大历十四年），御居史城（即喜洲），学唐制各建神祠，该庙便是异牟寻所建神祠之一。原庙早已不复存在，后喜洲乡民又于2006年几经筹划，重建九坛神庙大殿，塑九坛本主像。该庙的传说缘起，历史上各有说法，《九坛神祠重建碑》认为今作“祈雨会”合适，因为庙内本设有一座祈雨台，和一方刻有“甘霖澍雨”四字的匾额。而主流的故事认为，喜洲因干旱，邑人请来九位本主聚此集会，目的是请他们代邑人请各地龙王降雨。这九位本主神包括建国皇帝、大黑天神、阿利地母、柏节夫人^①、洱河灵帝、爱民皇帝、三灵皇帝、中央皇帝、护国皇帝。另有说法，认为九位本主是灵镇五峰建国皇帝（五台峰神）、鹤阳摩诃金钵伽罗大黑天神（密

^①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人口述时所称的“柏节夫人”有多个称呼，如“柏洁夫人”“柏洁圣妃”“邓啖白姐圣妃”“白洁圣妃”“白洁夫人”等，均指邓啖诏主的夫人。出于尊重当地人的表述习惯，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时他们所使用的称呼。



图9: 喜洲九坛神庙内的“九坛神”



图10: 下沙坪村清官庙内段赤城像

教护法神)、宾阳王崇建国鸡足名山皇帝(鸡足山神)、曩聪独秀应化景帝(曩聪山神)、凤罔闾乾坤懿圣帝(凤山神)、河矣龙王妙感玄机洱河神帝(段赤城)、邓熾白姐圣妃神武阿利帝母(始祖母神)、桑霖元祖镇子福景帝(元祖神)、狮子国王一德天心中央皇帝(段宗榜)^①。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农历四月,农事大忙前夕,各村本主相约聚于此庙协商分水事宜,但是奈何田多雨少,各位本主又爱民心切,都想为本村争取更多的雨水。于是,诸神久辩不明,一直从天黑争论到天亮公鸡打鸣,眼见日升于玉案山,已然回不去了,索性便就此合住在了九坛神庙。

九坛神居大殿中堂,分为两排前四后五列坐,除了白洁夫人(即上文中的“柏节夫人”)、大黑天神、中央皇帝可一眼分辨外,很多当地人也说不出哪位是龙王段赤城(见图9)。实际上,该庙原本有一位本主,只是在这九位“别村”本主借居此处后将中间的位置让了出来,现在只能偏安于庙之北侧,自然也多被冷落。而这种原来本主让出中央的主人位给外来的神的情况在大理也并不鲜见,本文中提到的海东沙漠庙,以及龙凤村洱水祠便有这种情况。

九、下沙坪村清官庙

清官庙位于下沙坪村东,近罗时江入海口,据位于清官庙正房东墙的《沙坪村关于收回清官庙纪事》(立碑于1990年5月31日)载:清官庙始建于唐元和十一年,原祀南诏王劝利晟时斩蟒

英雄段赤城,按明艾自修所编《邓川州志》称为“青男英灵持(赤)国景帝庙”,并祀御史清官,即称“清官庙”。除村民祀奉本主外,以风光明丽著称,庙前古有洱海四阁之首的“水月阁”,明以前为邓川八景之一的“海月明楼”,后称“山市秋涛”。历代石刻均毁于动乱,仅存明崇祯丙子年《重修水月楼记》碑一块。《重修水月楼记》现还存于庙内,只是字迹已腐蚀不堪,无法辨全,只剩崇祯落款依稀可见。

庙内《水月阁古碑》(刻于2017年农历六月十五日)上介绍:水月阁为洱海四大名阁之一,建于元末,盛于明代,此阁建于庙前水中危岩上,《邓川州志》称其为“水月明楼”,是邓川八景之一。嘉靖丙戌(1526年)秋,杨升庵、王元吉、李元阳等人曾泛舟游于此,并刻“丙穴”二字于石壁,明末徐霞客也曾由此问路到花树村访“十里香”名花。该阁在明天启乙丑年(1625年)倾毁,崇祯丙子年(1636年)重修,又毁于清嘉庆年间^②。田野调查中得知,村里上几辈老人曾多次找其原址未果,仅存此碑。1991年云大教授王云先生曾拓片,但全文已难辨清,现海水下降,公私建筑栉比而兴。原有多处石刻均被毁尽,今将古碑立此允以保护。

2018年7月,我们去清官庙时,几位来自波罗塆村的师傅正在对庙内的神像和彩绘进行翻新,因此诸神都看起来格外光鲜亮丽。龙王段赤城塑于大殿正中,端坐虎椅,面目严肃,左手捧珠,

①云南省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室编:《民族文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②《水月阁古碑》,杨跃雄田野调查收集(2018年1月)。



图11：青索村小黄龙庙内黄龙神像

右手似作无畏印，其身穿官服，头戴五龙冕，龙头金三银二；两位夫人各捧宝物，头戴凤冕，分别坐于赤城左右。三人前面立有两座小神像，分别是文武官员（见图10）。大殿两侧又摆有多座木制段赤城及其家眷的雕塑。

十、青索村小黄龙庙

青索村位于洱海上游，距洱海约有五公里，据说诸葛亮南征云南时曾于此处结藤为桥得以过河，“青索”一词便来源于此。两条洱海主要入海河流——弥苴河和永安江穿村而过，现村内还保留有一座建于明代成化年间的天衢桥，小黄龙庙便夹于两河之间。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庙内《重塑黄龙金身纪念碑》，据其记载，小黄龙庙始建于1929年，20世纪50年代黄龙金身被毁，庙舍殿堂挪作他用。改革开放以后龙神信仰得以恢复，该村莲池会翻修庙舍，整理殿堂，恢复了庙殿原貌，并于1994年2月再次塑起黄龙塑像。但因当时塑画技术不精，神像不够“观瞻”，莲池会便在群众的支持下于1999年重塑了黄龙金身，并对殿堂进行了装修^①。

小黄龙庙为一进式小院，庙舍是土木结构，已较破旧，大门门檐上写有“潜龙肇庆”四个大字，大殿东西两侧分别塑有一文静书生和骑黑虎的武财神，中央主位则是黄龙神的塑像，龙神垂耳瞪眼，身穿铠甲，威严坐于龙椅之上，背后有五个龙头伸出，其左右分别有一螺头护卫和一执卷文书（见图11）。子孙娘娘塑于其左侧，其右侧塑的是一位手捧金色鲤鱼的妇人。我们询问青索村莲池会的老人，得知该妇人为小黄龙之生



图12：洱源茈碧湖老龙王庙段赤城一家

母。他们并不清楚龙神姓甚名谁，没有听说过段赤城，也不把其生母唤作龙母。而老人们告诉我们的关于“小黄龙”的故事版本是：黄龙神的母亲为青索村人，一日她到弥苴河岸洗菜，其间忽有一尾金色鲤鱼向她游来，白族人不食金鱼，她便将鲤鱼推回江中，不料鲤鱼还是向她游来，甚至要跳到她怀里，她只能又将鲤鱼放回江中。如此几番以后，鲤鱼依然不走，妇人认为这是天意，便将金鲤放入筐带回家中独自煮食。不料便因此怀孕，几月之后她生下了一个金灿灿的小男孩。之后的故事就与主流的版本一样了，即小男孩长大以后化为小黄龙与洱海中的大黑龙大战，因拯救黎民苍生而被封为洱海之神。其实青索村的本主另有其人，小黄龙庙则被两江沿岸的白族居民广为祭拜。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是小黄龙庙的会期，俗称“海灯节”。节日当天，群众在此放莲花灯，黑夜里两条长河中万盏油灯顺流而下，疑是银河落九天，场面十分壮观。

十一、茈碧湖龙王庙

茈碧湖位于洱源县东北，距洱海70多公里，其湖水乘弥苴河向南流去，最终注入洱海，此湖是洱海的源头。茈碧湖龙王庙在湖西北呈半岛状的巽山之麓，该庙占地宽广，有新旧两座庙宇，旧者在前，新者在后，里面供奉的都是段赤城。老龙王庙以一个走廊中堂作门，门檐挂一块黑底金字匾额，上书“龙王庙”三个行书大字。走廊左右两角分立两座齐人高的塑像作为门卫，左为虾兵，右为鱼卒，皆左手叉腰，右手执戟，作恐吓

^①《重塑黄龙金身纪念碑》，杨跃雄田野调查收集（2016年7月）。

状。庙内正殿塑有龙王段赤城一家，段赤城左手捧斗，右手举笔作魁星状。其妻双手捧“降雨印”坐于左侧，其子则手握如意坐于父母中间。他们的背景是一幅双龙行雨图，图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书：“神恩洋溢乎群众成正果行天道泽润万物”，下联书：“帝德显著于唐朝斩妖蛇为人民笃身除害”（见图12）。新龙王庙离老龙王庙不过百米，为混凝土平房结构，正殿上挂有一块写着“金殿”二字的牌匾。殿内亦塑有段赤城一家，段公居中间位，姿态与老庙内相似，只是头顶多了一顶五龙冕，又露出下腭虎牙，以显示其龙王身份，其子塑于左，妻塑于右。门口有一副金字对联，上联书“赤胆精忠烈奋勇献身斩决天生桥蛇怪除灾灭害民安乐”，下联书“忠心又实意施泽乡里官封此碧湖龙王重建金殿表报恩”。

结语

在大理白族水神信仰体系多次嬗变的过程中，段赤城被视为兼具各种宗教信仰元素的龙王、

龙神、本主和水神，其最突出的身份是本土水神，被称为“洱水之神”。段赤城信仰在大理洱海流域分布广泛，影响较大。通过对塑有段赤城神像并有明确祭祀活动的11处庙宇所做的人类学考察，可以看出宗教信仰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各种神祇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有来有去。同样，庙宇也要历经一个流变的过程，依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有毁有建。一般来说，单就龙王庙而言，在民间层面的修建主要是出于求雨、治洪、防涝、促渔、祈福等目的。而人类对水的依赖，尤其是农耕社会对雨水的需求及对自然环境既畏惧又崇拜的复杂心理之下产生的崇拜水神、祭祀水神，都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段赤城庙宇，不仅是白族日常宗教实践的一个依托，而且是人们将现实中丰富充沛的生活意义投射于其中的文化生产空间，具有宗教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值得做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责编 李陶红）

（上接第71页）

吸收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存在糟粕，与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毕竟属于不同的历史范畴和知识体系，因此在公安执法中两者之间呈现出既统一又对立，既互动又冲突的复杂关系^①。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处理这种复杂关系已经不仅仅限于民族地区，这就要求学员掌握丰富的民族学知识，怀有真切的民族情感。

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②在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工作中，警务人才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明确新时代公安教育的历史定位，立足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实际，才能不断增强公安教育

的时代性、针对性。潘光旦先生对社会教育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人的培养。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独立的，有差异的，因此每个人应当受到其相当的教育，也就是说与其才品高下相适应的教育。”^③1928年美国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大学的目的是，不是教导学生某一单项技能，而是能够给他们广博的通识，不是打造某一领域专家，而是注重培养能够团结群众，引领社会的通才。学生从大学所获得的，不是零碎知识的供给，不是职业技术的贩售，而是心灵的刺激与拓展，见识的广博与洞明，使其成为“完整”的人。民族学这一学科在对培养学生作为“完整的人”方面是一门不可缺的教养性课程^④。民族学对于公安教育改革中培养卓越警务人才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责编 李陶红）

①刘冠博，张晓萍：《浅谈公安执法中民族习惯法与现行法律的调适》，《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7年第2期。

②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教育》2014年第19期。

③潘乃穆、张海焘主编：《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641—643页。

④麻国庆：《永远的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02页。